

2004

年

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中篇
小说经典

吴义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 吴义勤主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29-2385-1

I. 2… II. 吴…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2913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千字 /323
印 数 1-5000
定 价 22.00 元

前言

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吴义勤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

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我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

长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共识，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们计划每年编选一本“中篇小说经典”和“短篇小说经典”，并以存目的方式附录“长篇小说经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接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

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目 录

草地上的云朵	迟子建	1
红莓花儿开	王 松	57
马嘶岭血案	陈应松	90
晒月亮	陈希我	150
小女人	叶 弥	190
中篇 1 或短篇 2	艾 伟	249
纸风车	阿 成	289
大年夜	鬼 子	345
我困了,我醒了	映 川	398

附录:

《2004 年中国长篇小说经典》存目

颜色	尤凤伟
圣人	钱 宁
上塘书	孙慧芬
石榴树上结樱桃	李 洱
随风飘散	阿 来
人面桃花	格 非
长势喜人	刘 庆
天黑前回家	刘玉栋

草地上的云朵

迟子建

吉普车到了山路上，就像患了咳嗽病的老人——捶胸顿足、一唱三叹地走，天水和青杨被颠得直嚷肠子要断了。

“断了肠好！一会儿到了伊里库，刚好给你俩接上两截猪肠子，省得你们长一肚子花花肠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杨乾摇下车窗，将一口痰吐出去。

天水说：“爷爷，人肠子本来不花，要是接上猪肠子，那才叫花花肠子呢！”

司机张迷糊扑哧一声乐了，他对杨乾说：“局长，您孙子才十岁，脑子可是比我这四十来岁的都灵，您将来算是有指望了！”

杨乾心满意足地哼了一声，笑着说：“如今这当儿做女的，哪个不图自己清闲，我还能指望上这小王八蛋？将来我两眼一闭，他能戴着孝帽子往我灵前的长明灯里添上几滴油，就算我老杨积德了！”

天水说：“爷爷，你不能说我是小王八蛋，那样你不是骂自己是老乌龟么！”

张迷糊笑得肩膀直抖，快要把不住舵了，吉普车撒了欢了，左冲一下，右突一下的，仿佛咧着两个大嘴角也跟着笑。

先前天水把手伸到车窗外，捉了只迎风飘舞的花大姐，已经把玩够了，正想打发了它，爷爷说他是小王八蛋，让他起了捉弄爷

爷的念头。他欠起身，悄悄把花大姐投到爷爷的脑壳上。爷爷谢了顶，只有四圈的头发尚存光芒，中央地带已是油光锃亮的一片空地，他觉得那正是花大姐嬉戏的乐园。不知是人老了感觉迟钝，还是颠簸着的吉普车分散了爷爷的注意力，天水 and 青杨欠着身，眼见着花大姐如鱼得水地在爷爷的头顶手舞足蹈地游逛，爷爷却浑然不觉，他们不由得嘻嘻笑了起来，但一个坑很快粉碎了他们的笑声，车子剧烈地弹跳了一下，惯力拔起了他们的身子，使他们的头磕在了顶棚上。两人跌回后座，捂着头呻吟着。

张迷糊说：“磕着头了吧？我说让你们把好扶手，你们以为这路是城里的路？这路可是长满了脓包，你不小心踩破一个，就会弄一身的脓水！”

杨乾向左偏了一下头，对张迷糊说：“不会比喻就别乱打比方，你这脓包脓水的一通说，我连吃杀猪菜的胃口都没了！”

杨乾这是在双休日专程去伊里库吃杀猪菜的。伊里库离他们所在的县城有两百多里路，那是一个临江的乡，乡长冯七上次来县里开农业工作会议时，就邀请杨乾来伊里库吃杀猪菜。前天，冯七打来电话，高声大气地对杨乾说：“杨局长，伊里库的青苞米和香瓜下来了，小猪也养壮了，您老来尝个鲜吧！”伊里库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所以那里的人一打电话都习惯吼着说，好像他们身处遥远，声音也会跟着遥远，不如此别人就听不见似的。

杨乾本来要独自前往的，可放了暑假的孙子一听说爷爷要去伊里库，就闹着要同去，坐在车上享受两百多里路的风光以及那个陌生的乡，是对天水最大的诱惑。杨乾说：“让你去趟伊里库也没坏处，那里晚上只来一小会儿电，没有自来水，你去看看那里的孩子吃的苦，就知道自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青杨是天水姑姑家的孩子，大天水两岁，开学该读五年级了。

小哥俩每逢寒暑假都要三天两头凑到一起玩耍。他们嬉戏的天地基本是在居室，把形形色色的玩具战车分成两个营垒对阵，或者放动画片的影碟。家长们不敢让他们到街巷中玩耍，怕往来的车辆撞着他们，更怕不三不四的人拐骗了他们，因为三年前就有一个七岁的男孩被一个外地流窜来的人贩子用一块巧克力给拐走，两年后那小孩被解救回来时，他妈妈已不认得儿子了，她疯了，终日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行走，一声一声地叫着：“儿啊——妈的肉啊——儿啊——妈的肉啊——”天水来伊里库，自然要有青杨陪伴。青杨管天水叫“老弟”，而天水则称青杨为“老哥”。

老哥老弟并不是没有出过门，但他们去的都是比县城还要大的地方。大城市沸腾的人潮、层层叠叠的楼群、密集的车流以及闪烁不休的霓虹灯，成为了他们向其他小朋友炫耀的一种资本。他们是头一回去比所居住的县城要小得多的地方，所以神情中既带着几分好奇，也有几分不屑，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当张迷糊抱怨山路难行时，天水就说：“还是咱们城里的水泥马路好，车跑在上面飘轻飘轻的！”青杨则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说：“这路这么难走，伊里库的人猴年马月不出来一次，还不都得给憋傻了？”

车行了一百多里后，太阳升得高了，阳光仿佛给森林打了层蜡，晃得他们睁不开眼。持续的颠簸让他们有些晕车，所以他们不像先前那样为森林中成片的白桦树和五颜六色的野花而惊叫着，更没精神在意杨乾头上花大姐的去向了。

“小东西们怎么没声了？”杨乾回头望了一眼昏昏欲睡的天水和青杨，笑着对张迷糊说，“妈的，给颠晕了，真不禁折腾！我说不让他们来，他们非要跟脚么，以为坐车有多自在呢！”

张迷糊说：“等到了伊里库，杀猪菜一端上桌，俩小东西咣咣一通吃，就欢蹦乱跳了！小孩子的精神头哪像这辆破车，没马力！”

杨乾说：“你就别抱屈了，一个民政局，有辆破吉普，就算不错了，管咋地它也是四个轮子的啊。你要是有本事，调到税务局、财政局和烟草专卖局去，那些局长的屁股值钱，坐的车个个马力足！”

张迷糊朝窗外吐了一口痰，说：“局长，别看你快退休了，咱民政局又不是有实权的局，可我就喜欢给你开车！你说我都往五十奔的人了，侍候你说的那些年轻局长，那不等于老子侍候儿子？再说了，那些局长应酬多，晚上没闲着的时候，我就是乐意天天晚上停着车跟狗似的在饭店和歌舞厅门前等他们，我老婆也不答应呢！”

杨乾不无得意地说：“那你就在民政局耗到退休算了，富不了，可也穷不着！”

“那——是——啊——”张迷糊快意地打了两声口哨，拉着长腔说，“毕竟还有人请我们吃杀猪菜呢！”

天水和青杨其实都没睡着，他们眯着眼，听着大人的话。他们很后悔没有戴上凉帽，杨乾说森林的风比扇子还厉害，热不着他们。他们还后悔没有带上两瓶矿泉水，也是杨乾说了，沿途到处是溪流，那水清冽甘甜，渴了可以随时随地喝。谁料森林中的太阳如此毒辣，它投下来的光炽热而沉闷，所以即使落着车窗，行驶的车又带来微微的风，他们还是感觉不到凉快。再说那溪流，有倒是有的，张迷糊也曾停车让他们下去掬捧水喝，可他们到了溪畔一看，水里不但有石子、绿苔和倒木，还有大脑袋小尾巴的蝌蚪飘来荡去的，他们真怕把蝌蚪也喝进肚子里，隔不多久再从嘴里吐出只蛤蟆来。小哥俩只能悻悻地又回到车上。而这辆老爷车呢，的确是风烛残年了，风挡玻璃上满是划痕，座椅也塌陷了，坐在其上就跟跌进坑里一样。最要命的是它爬着爬着坡就会熄火，惊出人一身的冷汗。这车在城里行驶着时，是看不出大毛病的，一遇山路，犹如兔子遇见了猛虎，哆哆嗦嗦的，仿佛魂都没了。

“杀猪菜有什么好吃的？不就是血肠、猪肉炖酸菜么？”天水忽然睁开眼，拉了一下青杨的手，问，“老哥，你说呢？”

青杨也睁开眼睛，说：“老弟，咱们要吃的是伊里库的杀猪菜，是现宰的猪，没准香呢！”

天水嘟囔着：“把猪肠子里的屎挤出来灌上血，不就是血肠吗？怎么吃也是个臭！”

杨乾笑了，说：“小东西还穷讲究呢！”

青杨和天水在长相上迥然不同。青杨属于清秀型的男孩，瘦而高，脸盘不大，下巴有些尖，眼睛很大，说话声音轻慢些；天水呢，他长得四方大脸，细长的眼睛，塌鼻子，大嘴巴，嗓音很粗，属于那种憨头憨脑的男孩。大人们要是夸青杨漂亮，天水就会负气地说：“男孩子长得漂亮，不就成了女的么？”言下之意，男孩就该长得丑一些，粗糙一些。有一回青杨赤红着脸对天水说：“我也不想长成这个样子，我说了又不算。”天水说：“都怪你妈和我妈，她们要是把我们放到一个肚子里生出来，我们不就一模一样了吗？”

吉普车不知碾碎了多少阳光，踏碎了多少只蚂蚁，又撞碎了多少飞虫的翅膀，沾上了多少水洼溅起的泥点和土路上的灰尘，终于在正午时跟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地到达了伊里库。

刚进乡里，他们就被阻拦住了，一行人被迫下了车。只见一群人站在路中央，正围着一个头发蓬乱、面色灰黑的坐在地上的男人，看着他吃虫子。那些大小不同、形态各异、颜色不一的虫子被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中。想必其中有不少活的虫子，只见瓶壁不停地变幻着图案。

杨乾吆喝那男人：“哎，起来，你又不是鸟，吃的什么虫子呢！”

人群中一个豁着牙的瘦男人嘻嘻哈哈地说：“你跟他说话等于白费唾沫，他听不懂，就认得虫子！”

张迷糊问：“你们冯乡长呢？”

一个妇女搭腔说：“刚才还瞅着他呢，这工夫可能撒尿去了！”

这妇女的话音刚落，一个歪嘴男人就抢白她说：“你见着乡长那玩意了？要不怎么知道它有尿了？”

妇女呸了一口歪嘴男人，回敬道：“我没见着你的屁眼，可你刚才放的屁哪个没听到？！”

先前天水 and 青杨的情绪还一落千丈着，见那男人吃虫子吃得津津有味，就乐开了怀。他们蹲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吃。那人每扔进嘴里一个虫子，都要快意地“啊”地叫一声，仔仔细细地咀嚼透了，才把它咽下，再倒出另一只。

当那人将一只绿色的大肚蝈蝈吃力地从瓶颈中倒出，正要吞进嘴里的时候，只听一声又急又高亢的顿喝像惊雷一样在人群中响起：“还不快闪开？没见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了么？！”

天水和青杨抬头一望，只见围观者自动给这说话的人闪出一条道来，他穿一件皱巴巴的有着四个口袋的灰布上衣，刀条脸，高颧骨，小眼睛，大嘴巴，塌鼻子，戴一顶灰布帽，手里举着一盒香烟，怪模怪样的像从森林中跑出来的一只猴子。

杨乾对这人说：“冯七，你这乡长是怎么当的，你的乡民不至于饿得吃不上粮食要吃虫子吧？”

冯七一边忙三迭四地从烟盒里往外弹出一棵香烟递给杨乾，一边咧着大嘴说：“杨局长，你说我怎么管吧？他老娘死了，老爹瘫在炕上，家里就一个哥哥是劳力，还是个酒鬼，挣俩钱都他妈的灌猫尿了！他自小精神不好，不但吃虫子，老鼠也吃呢！你看像他这种特殊情况，民政局是不是能高抬贵手，给他申请个‘低保’，一个月一百来块，够他吃粮食的了！”

杨乾说：“行啊，我回去考虑一下。”

人群中一个矮胖男人牢骚满腹地说：“要是一个月也给我一百来块，别说让我吃虫子，吃屎我也干！”

冯乡长冲那人挥舞了一下胳膊，说：“你还想当狗是不是？你家的香瓜不坐果，是秧掐得不及时。你还不回地里干活去，在这瞅什么？”

那人一梗脖子，理直气壮地说：“不是你吆喝大伙来看他吃虫子的么！”

冯乡长急了，他一急说话就有些不利落了：“谁、让你、来、看、看他、吃、吃虫子了？”说完，一脚踢在吃虫子的人的后背上，说，“还不滚回家给菩萨磕头去？杨局长答应考虑你的事了，你前世的造化有多大啊！”

吃虫子的男人果然乖乖站了起来，他像拉磨的驴似的原地转了几个圈后，拎着瓶子走了，围观的人也渐次散开。天水 and 青杨正看得兴味盎然，免不得有些失落。杨乾连忙跟冯乡长介绍他们：“这俩小东西听说我来伊里库，非要闹着来！”他指着天水说，“这是我孙子！”冯乡长点着头笑着说：“瞧他那大耳朵，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人！”杨乾又指着青杨说：“这是我外孙！”冯乡长依然是点了一下头，笑着说：“好模样！我看当个小演员都够格了！”天水撅着嘴，低声说：“给他扎上两条小辫子，演个小姑娘正好。”青杨知道天水为什么撅嘴，他岔开话，拍了一下天水的肩膀，说：“老弟，要知道这人爱吃虫子，咱就把花大姐带到这儿来了！”天水想起抛在爷爷脑壳上下落不明的花大姐，忍不住齜着牙乐了。

冯乡长请杨乾再回到车上，说：“让局长的坐骑受惊，是我的罪过！”

杨乾说：“伊里库没多大，空气又好，几分钟的路走过去算了，上车下车的倒麻烦！”他吩咐张迷糊自己把车开到乡政府去。

冯乡长说：“我已经让人摘了篮香瓜，苞米也烩了一锅，晌午了，到了招待所先尝尝鲜，垫补垫补。猪呢，我还没打发人宰呢，不过早就捆了它了！如今饭店点菜不是都时兴让客人看个活物么，单等局长过了目，再结果它的小命！”

杨乾揉了揉鼻子，意味深长地说：“冯七，你这几年长进不小啊。”

冯乡长嘿嘿笑着说：“咱这也是与时俱进嘛！”

天水 and 青杨见伊里库没一座楼，都是清一色的平房，而且很多平房都矮矮仄仄的，像是要倒的样子，天水就悄声对青杨说：“我看这里要是刮八级大风的话，起码有一半的房屋都得倒了。”青杨说：“就是不刮大风，连下几天暴雨的话，这房屋也得给泡塌了，我看它是泥垒的！”他们说话的时候，乡村的泥土路上不时出现几只鸡、一群鹅或是几条汪汪叫着的狗。狗对生人的态度很像人对辣椒的态度，想吃又怕辣，可是不辣又觉得不过瘾，它们冲生人咬几声遭到训斥后会掉头跑开，然而没过一分钟，它又跟在人身后汪汪地跑来了。天水 and 青杨怕狗咬，他们就一左一右地跟着乡长走，他们知道狗欺生，跟着杨乾走不保险。冯乡长乐得领着他们，他说：“一会儿让我家地龙和丑妞陪你俩玩，让他们带你们去江边捞鱼！”

天水 and 青杨又渴又饿，他们巴不得早点走到乡政府。他们憎恨天空没有云彩，使太阳那么有恃无恐地泼洒炽热的光芒。他们还抱怨爱在晚上出现的风，为什么白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无影无踪的？

快到乡政府的时候，热闹又来了，又有一群人聚集在前面了。天水 and 青杨以为吃虫子的人转战到这里来了，不由得一阵兴奋。走到近前一看，席地而坐的却是一个头发稀疏而斑白的老女人，她瘦得满脸的褶皱，眼睛凹陷着，唇角凹陷着，脸颊也凹陷着，好像她身上有一股神奇的魔力，要把她的五官给变没了。冯乡长分开众人，

先大喝一声：“谁又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哪?!”待他看见是老女人，就跺了一下脚说：“老梁婆子，你怎么又来了?”

老女人用她散漫的目光扫了一眼杨乾，又扫了一眼乡长，说：“我七十九了，没人管，我不上你这里，上哪里啊。”虽然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沙哑，但底气很足。

杨乾说：“冯大乡长啊，这又是唱的哪出戏啊?”

冯乡长涎着脸说：“这老婆子的事我上回跟您说过，您工作忙，可能忘了。要不就是没忘，正想研究呢。这老婆子现在孤身一人，您看您管着城里的敬老院，能不能把她收进去?”

“她没儿没女吗?”杨乾问。

“有三个呢!”一个大舌头的男人一边搭腔，一边竖起三根手指。

“有儿有女的进什么敬老院!”杨乾说，“这不符合规定。”

那个大舌头男人急切地说：“她有仨孩子不假，可有俩到地下去了!一个捉鱼时淹死，一个采山货时让熊给咬死!”

杨乾“哦”了一声，说：“几年前你们这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让熊给咬死，就是她儿子啊?”

老女人先前还安静着，别人一提她死去的儿子，她就拍着腿哭了起来。

杨乾问：“她的另一个孩子呢?”

冯乡长说：“活着倒是活着，可他前年进城打工，不往好处学，拦路抢劫杀人，被杀的人虽说活了下来，但他被判了无期，你说他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

“这种情况倒是可以考虑。”杨乾说，“快让人把老太太搀回家去吧。”

冯乡长笑得嘴都合不上了，他对老女人说：“还不快谢谢杨局